

维珍社交公司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早上九点，空荡荡的卧室里回荡起略显刺耳的闹铃声，米黄色的合成纤维窗帘被电动机拉开，灰白色的阳光从聚酯玻璃质地的飘窗射入，照在躺在床上的王刚侧脸上，飞扬的灰尘在光柱中上下舞动。窗外，灰蒙蒙的天空之下，是一片片十几层的楼房。

A 市是国内很早就发展起来的沿海一线城市，但市中心鲜有二十层以上的高楼。

王刚从熟睡中醒来，从床上坐起，扰人清梦的闹铃随即消逝。

刚睡醒，王刚头晕晕的，神志还有点恍惚。管家机器人为半躺在床上的王刚递上早餐，银色金属托盘上，盛放这一碗用鲜奶泡好的玉米片，碗里还散落着一些核桃仁和奇亚籽。管家机器人是比较老旧的型号，被设计成人形，已经买了有 5 年多了，但是性能还算将就，尚可胜任平时收拾房屋，准备饭菜之类的任务。

用餐后，王刚走向衣柜。衣柜随即滑向两侧，衣柜后，是通往浴室的门。在高楼潮遇冷之后，为了适应中层房屋普及所带来的容积率下降，高度集约化的房屋愈发成为设计的主流。建造房屋的时候，开发商对于能整合的空间都进行了整合。将浴室和衣柜整合到一起就是这样的潮流之下的产物。

浴室异常整洁，目光所及之处，只有一面镜子。王刚走进浴室后，镜子的下半部分向外弹出，里面是可供洗漱使用的水槽。同时，侧面的一个格子也向外弹出，里面整齐地摆放着洗漱用品。对房屋集约化的要求，使得这个两平方米不到的浴室既要作为盥洗室，也要作为厕所，还要作为浴室。因此，开放商只好把这些功能都集约到墙壁里，使用时弹出，不使用时收起，以此来勉强营造宽敞的空间，避免在城市里长期生活的人们感到过于压抑。

洗漱完毕后，管家已经烫完衣服，在房间内等候了。看着王刚走出盥洗室，管家迎上前去，伸出双手将叠得整整齐齐的衣服交给王刚。王刚接过管家烫好的衣服，转过身去，对着墙开始换衣服。那面墙起初是不透明的，慢慢地，墙体开始泛起光泽，逐渐变得半透明，散发出流动的水银般的光泽。最后，透明度消失了，墙体开始反光，变成了一面巨大的落地镜。墙体上覆盖的是一种导电涂料，通过控制流经涂料背后电路板中的电流，便可以起到变色、变透明度、变折射率的效果。这种涂料也可以被用作制造电视，通过灵敏地操控电流的变化，达到播放节目的效果。而房间里的这面墙就是一面巨大的电视，有需要的时候，也可以变成一面镜子或是装点空间的画作。

王刚换好衣服，满意地看着镜中的自己：锃亮的小牛皮鞋，笔挺的黑色西裤，干净的淡蓝色衬衫，为了让自己 185cm 的身高更显得挺拔，还穿上了背带。他拿起前几天特意为了约会而准备的一瓶海洋风的香水，朝着自己的手腕和胸口都喷了几下，接着又往空中喷了几下，再从香雾中走了过去，让香雾自然地落在他身上。香水不算高档，但是味道很适合王刚这样的年轻人，柑橘、海洋、翠竹，混杂着一股泥土的味道，充满了年轻的活力气息。

“希望这能给她留下好印象。”王刚心想。

10 点半，王刚出了门，门口停着一辆早已预定好的的士，车身黝黑发亮，是完美的流线型。驾驶座上既没有司机、也没有方向盘，车顶立着一个低矮的黄色牌子，上面写着“RoboTaxi¹”。

王刚走向车旁，车门缓缓打开，车内传来一阵悦耳的声音：“您好，欢迎乘坐独步公司提供的无人驾驶出租车，您的目的地设定为环球商厦，请确认。”

“确认，出发吧。”王刚回答道。紧接着，车门缓缓落下，车子开始启动，载着王刚朝着 A 市最繁华的地方驶去。

¹ RoboTaxi: A 市范围内运营的唯一运营的无人驾驶出租车，由独步公司于 2025 年开发

今天是王刚 18 岁的生日，几百年以来，18 岁就被视为法律上成年的日子。不同的人对于 18 岁的生日有着不同的预期，但所谓预期，都是在实现未曾体验过的梦想。对于母胎 solo 的王刚，他最想要的，便是体验一段恋爱。

公司的功能是满足需求，而在人的基本生存需求得到满足后，社交需求和情感需求便成了最显著的需求。2035 年，伴随着自由主义的兴起和生活压力的上升，无数年轻人选择放弃稳定的长期关系，转而向临时伴侣找寻新鲜感。同时，随着自动化和智能化的发展，大量劳动力密集型岗位被机器替代。下岗的人无从谋生，亟需就业，社交公司便应运而生。

社交公司向用户租借伴侣。随着大数据和推荐算法的发展，社交公司能够凭借收集的客户信息，刻画用户画像，提供最适合对方的租借伴侣。此外，社交公司也对旗下的租借伴侣提供系统的培训，让他们更能满足客户的情感需求。一时间，社交公司因为精准解决了人的情感需求，业务火爆。其中，维珍社交公司一跃成为国内社交公司的龙头企业，成为国内首家 IPO² 的社交公司。

王刚对维珍社交公司久仰已久，今日终于冲破年龄上的束缚，得以体验一番。

在的士上，王刚迫不及待地打开手机，登录维珍社交公司的 app。第一次尝试，王刚也不知道该选什么样的伴侣，便购买了约会盲盒。盲盒在约会前半小时才可以打开，现在时间差不多了，王刚怀着砰砰直跳的心，点开了泛蓝的手机屏幕上锁头形状的 logo，一张照片浮现在屏幕上。

照片上，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少女的半身照，穿着纯白色的坎肩连衣裙，颈部戴着白色蕾丝 choker³，一张娃娃脸略显生硬地冲着镜头微笑。照片下方是一行小字：李婧，19 岁，身高 163cm，体重 45kg。

“哇，感觉不错！”

天空中的雾霭逐渐散去，灰蒙蒙的天空中开始出现点点蓝色。点状的蓝色如同病毒一样逐渐向外扩散，开始连成片，如同一罐罐颜料洒在了云端。阳光逐渐穿过漏洞百出的雾霭，在这座城市营造出斑驳的光影。

王刚乘坐的出租车开始驶入商业区。尽管这里是 A 市乃至国内最繁华的商业区，建筑仍是以中层为主，几乎没有超过 20 层的建筑。在唯高度定胜负的时代结束后，设计师们开始将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用于给大楼创造千奇百怪的造型，远远望去，仿佛圣诞树下堆放着的礼物盒子被胡乱地拼在了一起。十几年前，生态建筑大行其道，几乎每个建筑的外墙都会布满绿色植物或是太阳能电板。但紧接着，人们发现维护这些建筑的花费已经远远超过了所谓的生态外设能带来的收益。最终，建筑又回归了最原始的砖石混凝土材料。这些年，处于对市中心热岛效应的担忧，越来越多的建筑开始采用玻璃外墙。毕竟，比起被光污染闪瞎双眼的风险，人们还是更希望每天上下班走在路上能够少出点汗。

王刚乘坐的出租车穿过一栋栋形态各异的写字楼，停在环球商厦正门前的广场上。周日上午，商场门庭若市，非常不巧，碰上了周末。本来是高考结束升大学的暑假，没有任何任务，每天都可以出来玩，但偏偏碰上了周末。周末不仅人多，租借女友的价格也比工作日要贵上些许。不过，毕竟 18 岁生日一辈子只有一次，总是要带给自己一些仪式感的。王刚整理了整衣领，起身下车。

约定见面的时间是 11 点，现在还有 5 分钟。环球商厦是 A 市最大最繁华的购物中心，10 层高的球形建筑矗立在正方形广场的正中间，玻璃球面在阳光下熠熠生辉。10 层的容量使得购物中心足以涵盖大部分人周末娱乐的所有需求。从基本的吃饭、购物、看电影，酒吧，

² 即在证卷交易所上市

³ Choker: 可以翻译为项圈或是宽领带，源于古代欧洲上流社会，现在是一种较为流行的首饰

到略显小众的茶室、会所、陶艺等等，应有尽有。

王刚走到广场上一个北欧风的金属雕塑下，掏出手机开始等候。还没等解锁成功，一阵女声让王刚猛的抬起头来。

“你好，是王刚吗？”

王刚注视着眼前这个少女，一时竟有些语塞，把之前想好的开场白忘了个精光。少女头发染成了银色，穿着一件白色T恤和一条黑色短裙，背着一个黑色的小皮包，短裙下是一双修长洁白的腿，站在王刚两三米开外的为止，微风拂过，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栀子花清香。

“你……你好。”王刚紧张地有点结巴，手不住地挠着头，“对，我是王刚。”

“你好你好，我是李婧，你的租借女友”

“啊~”

“生日快乐！”

“哈哈哈，谢谢……”

王刚不知道该怎么往下接话了，尬在原地。李婧本人比照片上好看许多，当面见着更能感受到一股扑面而来难以抗拒的青春气息。当然啦，也许栀子花味的香水也起到了一些作用。

“你比我小呢。”

“对啊，今天才18岁”

“难得呀，我从来没碰到过比我小的客人。”

“啊，这样。”

“毕竟小孩子都比较穷，一般租不起租借女友。”

商厦内外被一扇两层楼高的电动玻璃旋转门隔开，对于任何初来商厦的人都能产生十足的震撼。设计师被剥夺了互相竞争楼高以彰显财力的权力，便绞尽脑汁在所有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体现商厦的繁华。走进商厦，是一个8层楼挑高的中庭，每层都有着走廊和商铺。中庭顶端是一组被透明的玻璃绳吊在空中的金属雕塑。在穿过玻璃顶棚的阳光照耀下，一楼的地板上被投射出巨大的阴影，仿佛头顶上方正有鲲鹏飞过，遮天蔽日，给顾客带来十足的震撼感。

进入商厦，来到中庭，李婧突然转过头来。

“我们现在去哪里呢？”

“嗯……”

“你有什么打算吗？”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打算，就想随便逛逛。”

毕竟，王刚的目的也就是体验一番租借女友，至于约会具体去哪里，他都无所谓。

“哦，这样。”

“一般人们约你出来约会，都会事先做好打算吗？”

“对的，一般是这样。不过，客人没打算的话，我倒是也会提供一些提议。”

穿过中庭，大厦的屋顶开始快速向下收敛，泛着蓝光的外饰在折射出数百束阳光，线条般往纵深和两端的店面延伸，将顾客的注意力引领到展示着各种奢侈品的橱窗。

“说起来，今天是你生日呢。”

“是呀。”

“那，我们接下来去挑一份礼物吧。”

“噫，其实没必要啦。”

“难道说，你不喜欢礼物？”

“倒也不是不喜欢，就是，怕太贵了。”

王刚心里默默掂量了一番自己的钱包，热爱旅行的他，还要为大学四年的出行积攒旅行经费。

“没事没事，又不是什么很昂贵的礼物，放心你的钱包啦。”

李婧拉住了王刚的袖子，走向了通往二楼的扶梯。李婧似乎对这里很熟，没几分钟，便拉着王刚走到了一家潮物店的门口。

潮物店是专门面向年轻人出售一些小物件的店铺，店内也以年轻人居多。货架上，宝可梦的公仔，二次元的手办，精巧的会发出清脆声响的机械装置，各式各样的商品晃得顾客自顾不暇。

大概过了一个小时，李婧挑了一个八音盒，配乐是肖邦的《降B小调夜曲⁴》。李婧很喜欢这首歌，让人能闻到现磨咖啡散发的淡淡清香，又能体会到咖啡豆被磨碎被烹煮时的孤独感。八音盒主体是松木制成的，侧面有一个旋钮，可以手动上发条。八音盒顶上，矗立着一个骑着白马的小人，上紧发条后小人会骑着白马上上下下晃动，除了不会绕着中心轴转动以外，这个八音盒很像游乐园里的旋转木马。

“这个，送给你。”

李婧把八音盒从货架轻轻上取下，双手捧着递给王刚。

“这是，旋转木马？”

李婧摇摇头。

“怎么会是旋转木马呢？你知道吗，有传言说旋转木马是世界上最残忍的游戏，因为人们彼此追逐却永远无法追到对方。”

“那这是？”

王刚依然很困惑，没搞懂其中的小人和马有什么样的寓意。

“这个呀，代表你是我的白马王子哦~”

午餐时刻，出于对礼物的报答，王刚在预算范围之内，选了一家看起来蛮高档的西餐厅。坐定，点菜，菜肴上齐，酒过三巡，李婧陪着王刚有说有笑，甚是快活。当李婧拿起餐巾擦嘴时，王刚才注意到李婧左手手上戴着一条银白色的手环，没有任何按钮或是操作面板，只有一个很不起眼的发光二极管，隐隐约约闪烁着绿色的光芒。光芒之微弱，似乎只有手环的主人能看得到。

“我很早之前就想问了，你手上戴着手环，是做什么的呢。”

手环非常朴素，怎么看都不像是装饰品。李婧似乎对这个问题有些猝不及防，慢慢放下擦嘴的纸巾。

“这个嘛……”李婧欲言又止。

“啊哈，我知道，是装饰品吧？”

“嗯……”

“这种朋克风格的手环，最近似乎挺流行的。”

“倒也不是装饰品。”李婧想了想，觉得这也不是什么秘密，“这个是我们公司发的手环。对，就是你租借伴侣的公司——维珍社交公司。”

“公司的手环？有什么功能吗？”

“发这个手环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评估我们在约会时候的表现。毕竟，我们的服务毕竟敏感，大部分客人不愿意在事后填写调查问卷或是接受回访，这让公司为我们评级和定性、推荐给其它更合适的客人制造了很大阻力。所以，就交由这个手环来评估了。”

“评估约会？”

“哦，这点你不用担心，这个手环没有联网，也不会保存数据。它是有国家信息安全鉴定机构颁发的相应许可证的。”

看着王刚半信半疑的样子，李婧继续解释。

⁴ Op.9 No.1, 肖邦最早出版的一首夜曲

“手环会本地分布式记录约会状态，并且不断被编码来更新我们每个人在本地对应的隐式表征。这个表征就相当于平台对于我们每个人的评级，也记录了我们每个人的特征。评级决定了我们的薪酬和上升空间，而特征会被用于匹配最适合我们的顾客。”

“原来如此。”

“具体的原理，其实我也不懂，这些也是我听同事介绍的。”

“听上去，好厉害。”

“不过，对于我来说，手环唯一的作用就在于它的指示灯了。”

“指示灯？”

“这个指示灯，可以反馈现在约会状态。或者说，系统对于我们约会状态的评估。如果指示灯是绿色的，说明约会进展得很顺利，照这样保持下去的话，系统有可能能够提升我的评级。评级提升了，我将来接单就能拿到更多工资，就能买更多我想要的东西啦。”

“那，还有其它颜色吗？”

“如果指示灯变黄了，说明，约会有些不顺利了，如果不尽快回归正轨的话，我的评级很有可能被降低。如果说，指示灯变红了。嗯，让我们祈祷不要出现这样的情况吧。”

王刚被勾起了好奇心：“如果指示灯变红了会怎么样？”

“每个员工每年有两次指示灯变红的机会。如果说，一年之内指示灯第三次变红的话，那么这个员工就会被开除。”

“天呐！”王刚被这种严厉的考核制度吓到了，“这么严格？”

“其实还好，没那么容易变红的。我从业至今也快一年了，至今为止还没变红过呢，所以，不用担心这个啦，平台还是挺人性化的。”

“也是呢，不然把员工都开除了，就只能租机器人当伴侣了。”

饭后，王刚带着李婧去商厦地下一楼新开设的当代艺术展转了几圈。艺术展展出的是一系列有生命的装置，从培养皿里的一个个菌落，到被封锁在一个个玻璃瓶里的小生态圈，再到基因改良过的散发着淡蓝色荧光的面包树，这几年，这类 BioArt 非常流行，也许是人们已经厌倦了没有生命的钢筋混凝土森林，想要看一点真正森林的替代品。斜阳初上，淡黄色的光柱射入商厦。约会临近结束，王刚叫了一辆的士，准备送别李婧。

“今天玩的开心吗？”的士缓缓驶来，悄无声息地在王刚和李婧身边停下。

“谢谢你，我很开心。”

“那，我送你回家吧。”

“没事，不用。”

“让我送你吧，反正也顺路。”

王刚略微向前探了探身子，嗅到一阵铃兰的尾调。

“真的不用了。”

一般来说，租借女友会尽可能避免和客人们的独处，以免引发一些不可抗力的事情。像是一起回家这种事情，就有点过于私密过于暧昧了。往常来讲，对于这种事情，李婧都会直接婉拒的。

“今天我很开心，还有点意犹未尽。我想再和你呆一会儿，好不好？”

“扑哧……”李婧似乎被这种直白的请求逗乐了，略显害羞地染红了脸颊上的两个酒窝，“都不随便找个借口的嘛，这么直接。”

“噉，”王刚挠挠头，一时语塞，“就，我也是实话实说而已。”

“算啦，毕竟你还是个弟弟。上车吧，送我回家。”

趁着王刚上车的间隙，李婧趁机瞅了一眼手环。手环上的指示灯闪烁了几下黄光，接着转成了常亮的绿光。

七点刚过，华灯初上。由于是夏天，日照时间较长，落日的余晖还未完全褪去，市中心的写字楼扭曲的玻璃幕墙将阳光折射出光怪陆离的斑斓。马路上，无人驾驶的公交、私家车的士摩肩接踵，虽然密度基本和几十年前的上下班高峰期不相上下，但是所有车辆都畅通无阻。由于无人驾驶的全面普及，一方面，车辆的反应能力得到了巨大提升，可以进行毫秒级的目标识别和控制规划，大大提高了车辆行驶精度和效率。另一方面，法律规定，市中心行驶的车辆全都需要安装了无人驾驶系统，因此，城市交通中枢也可以自顶向下对所有车辆进行统一调度，“幽灵堵车”的现象从此成为过往。路旁的人行道上，是形形色色的加班族，正在马不停蹄地赶往舒适的港湾。除了加班族以外，就是一家四五十口人，趁着一周最后的假期，一同外出觅食。

李婧瞅了一眼手环，指示灯熄灭了。今天工作的时间就到7点，7点一过，系统自动下线，停止对约会的记录。李婧看了眼坐在身边的王刚，漫不经心地搭话。

“你现在是暑假？”

“对的。”

“开学几年级呀？”

“开学就是大一了。”

“打算学什么呢？”

“学计算机吧。”

“怎么想学这个专业？”

“毕竟，这个专业现在很热门呀。”这几十年，信息化和自动化发展得很快，市面上对计算机人才的需求量也是只增不减。

“确实，感觉很赚钱。”

“再加上，我对于AI这一类知识也挺感兴趣的，一直觉得很神奇，通过代码和数学居然能实现这么多酷炫的功能。”

“真好呀，计算机。”李婧看向窗外。的士正沿江行驶，傍晚华灯初上，打理得当的沿江步栈道和公路交织蜿蜒前行，树间散落的照明工程散发着温暖的橙黄色灯光，映衬着梧桐树，在栈道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江对岸，是A市的旧市中心。大概几十年前，飞速发展的A市，在市中心立起了一栋栋高耸入云的大楼。走在市中心的街道上，两旁的高楼如同阻挡巨人的城墙，遮天蔽日，很多角落只有正午才能窥见阳光。几十年以来，A市市中心一直是繁荣的代名词，有钱人都以住在市中心的高楼上、俯瞰芸芸众生而感到荣耀。

然而几十年过去，高楼所暗藏的危机开始浮现，管线老化，电梯故障，墙体风化。而市中心的高楼拆迁又极其繁琐，费用高昂，没有开发商愿意接手这片烂摊子。有钱人不断搬出市中心。原来的市中心，渐渐成为了最穷最底层的人们蜷曲的场所。

“羡慕你们这些人，有学可以上，将来可以赚大钱。”

“姐姐的工作也不错呀。”

“我呀，只能做这种不需要脑子的工作，用自己的青春换钱。”

李婧瞥向江对岸高楼林立的老市中心，无数高楼高耸入云，昭示着它过去的繁华。而现在，表面的繁华背后只暗藏着无数挣扎和堕落。一栋栋几近荒废的高楼如同张大血盆大口的深渊，等待着吞噬前来谋生的人民。犯罪率居高不下，政府也疲于管理，廉价的租金使得这些黝黑的摩天大楼成为了新来到这个城市的人们的首选。

“哎，也不能这么说嘛。毕竟，你干这行，赚的多。”

“是啊，毕竟，用青春换钱。”

“那，姐姐怎么没有继续读书了呢？”

“我呀，我从小不怎么喜欢读书，高中还没毕业就出来打拼了。”

“噉，好可惜呀。”

“还好，有些人的家庭就决定了他们没法成为读书的料。”

王刚也顺着李婧的目光望去，在老市中心一步步走向穷途末路时，政府也意识到了摩天大楼带来的种种问题，开始在建设的新城区严控高层住宅。和老城区相比，新城区更像是小县城。十几层的住宅间，间或散落着公园、绿化、商业区。看上去没有那么繁华，但居住起来却异常舒适。王刚为自己的家庭早早搬离老市中心而感到庆幸。

“你们公司，像你这样的人多吗？”

“你是说，辍学出来打工的？”

“对。”

“其实还好，像我们这样年轻貌美的学生，定价很高，毕竟还是少数。”

“那，除了像你们这样的学生，还有什么样的员工呢？”

“公司的话，也要照顾各阶层的消费水平。其实，反倒是消费不起我们的那些人，对租借伴侣的需求是最高的。他们的话，就只能租借一些比较便宜的伴侣。”

“比如？”

“有一些不再年轻、或者相貌没那么好的女孩子，也会全职做这个工作。如果工作量够大的话，她们的收入也还挺可观的。”

的士缓缓驶入一个小区，小区内零零散散分布着几栋十几层的住宅楼，褐色的墙灰覆盖了钢筋混凝土外墙，有几栋楼的外墙上零零散散地趴着些许藤蔓植物，在繁忙的市区中，显出些许幽静的气息。

到了某栋楼下，的士停驻，车门缓缓打开，黄昏的气息涌入车内，残阳的味道混杂着城市的金属味，带来些许暖意。

“我到啦，谢谢你送我回来。”李婧拿上自己的手包准备下车。

下车前，李婧停顿了一下，似乎想到了什么，纠结了一两秒，又转过身，侧身面对着王刚。

“今天我玩的很开心~”

说完，李婧牵了一下王刚的手。手心暖暖的，但是指尖略带些早秋的寒意。

没等王刚反应过来，李婧立马松开了手，下了车。

车门缓缓关上，只留下了李婧单薄的背影，消逝在楼群的残阳间，供王刚回味。

暑假结束前，王刚又约了几次李婧。

王刚觉得，他可能喜欢上李婧了。

他还觉得，李婧对他也有感觉。

他不太清楚李婧对她的热情和兴趣是出于作为一个租借女友的职业操守，还是真的对他感兴趣。王刚也不确定反复约李婧出来有什么样的意义。或许他觉得多约几次，李婧有可能能够喜欢上他？或许，还有可能和他建立长期的关系？

按理说，租借女友是不被允许和顾客私下发展长期关系的，但是王刚仍然抱有一丝李婧能够不顾公司条例的约束，和他发展一段长期关系的幻想。但是转念一想，像她这样来大城市打拼的年轻姐姐，怎么会选择和一个无权无势，初入社会的小男生恋爱呢。

不过，就算不考虑发展长期关系的可能性，这几次和李婧的约会，王刚的个人体验还是很不错的。维珍社交公司的收费略高，但王刚仍觉得物超所值。作为一个血气方刚的少年，在情窦初开的年华碰到了一个漂亮的姐姐，任谁都会心动万分的。

李婧的评级虽然比较高，但是基本上没怎么发生变化，所以费用也还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这点倒是让王刚有点奇怪，一般来说，有着李婧这样的脸蛋和身材的女生，约会手环对

她的评级上升得会非常快。

前段时间，维珍社交公司还推出了VIP约会服务，据说在这样的框架下，手环对于约会的内容要求会更加宽泛，除了会要求租借女友满足客人更多的要求之外，一些适当范围内的肢体接触也是被允许的。因为很多证据都表明，适当的肢体接触对于营造约会的氛围非常又帮助。

自然，VIP服务要比正常的约会服务昂贵很多，不是王刚这样的学生党可以承受的了的。王刚对此也不加以奢求。以王刚钱包里剩下的钱，也就最多能再约会两三次了。

“欸，说起来，你和我约会的花费，未免太高了吧。”

“这，还好啦。”

“你的钱包真的吃得消嘛？”

“还好，毕竟攒了不少压岁钱。”

“哎，臭弟弟，撑不动就别硬撑啦。租借女友这种事情，偶尔体验一下就好了，没必要当成家常便饭。”

李婧拿起典雅的雕花咖啡杯，品尝了一口杯中的美式，美式比较淡，喝起来像极了水。今天的约会地点，是一家有着几十年历史的老咖啡馆。看起来，这家咖啡馆在漫长的历史中，没怎么改善咖啡的口味。

“不过呢，也别指望我能免费和你出来约会。”

“呃……”

“毕竟，姐姐还是要赚钱的。”

“OKOK，晓得晓得。”嘴上说着没问题，王刚心里自然还是有点失望的。

“其实吧，和你出来约会，倒还是挺轻松的。”

“嗯？”

“我的其它客人，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奇怪要求。”

“要求？比如说？”

“就，各种要求啊。声音要甜美一点，要温柔一点，要对他们说的话表现得非常热情。当然啦，客人们嘴上也不会说对你感到不满，但是语气中都会透露出来。然后，它就会知道。”

李婧说着，指了指左手手上的手环。好在，现在闪烁的还是绿灯。

“我一个不小心，客人就会感到不满。毕竟他们都是花了这么多钱雇我的，肯定想着，把花掉的钱都享受回来。”

李婧喝了口咖啡，看了眼窗外，阳光穿过树叶的缝隙，苍白的微粒在光柱中上下舞动。

“记得上次有一次，遇到一个非常过分的客人，竟然要求我叫他主人。”

“啊？”

“其实吧，称呼这种东西，毕竟不涉及到什么肢体接触，按理说大部分租借女友都会同意的。但是我觉得，叫客人主人实在是太羞耻了。我一开始是拒绝的，结果手环直接亮了黄灯。没办法，为了生计，我只好尝试叫客人主人。”

李婧把咖啡杯放在桌上，加入一包糖，拿起镀金的咖啡勺不断搅动。

“之后的聊天，我觉得气氛还挺愉快的，有一两次，有点忘乎所以了，直接称呼了客人的名字。手环估计是检测到我没在公司条例的范围内满足客人的要求，又亮了黄灯，吓得我赶紧叫了好几声主人，弄得客人也特别懵逼。”

说到这里，李婧自己也被自己逗乐的，呵呵呵笑个不停，脸上两个酒窝显得愈发通红。

“其实吧，这个工作有时候还是能遇到很多很有意思的人的，但是总得来说，还是青春饭，最多也就再做个五年十年。希望我能够尽早把钱攒够，然后做自己真正喜欢的工作吧。”

“喜欢的工作？”

“比如，这个。”被问及自己将来想从事的职业，李婧放下咖啡勺，用右手食指在空中比划起来。

起初，王刚没看出来李婧比划的是什麼。又尝试辨别了一段时间，王刚意识到，李婧是在比划一栋二层的小楼。

李婧接着说：“等我攒够了钱，我想在一个不太繁忙的小城，开一家两层楼的咖啡馆。一楼营业，自己就住在二楼。咖啡馆前面弄一个小院子，摆上几张桌椅，几把太阳伞，再种上几盆向日葵。每天呢，我就睡到自然醒，然后在咖啡馆里泡泡咖啡，和个人聊聊天，晚上再早早地打烊，去街上散散步，然后回家睡觉。”

李婧说着说着，自己入了迷，仿佛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她开一家咖啡馆的步伐。

“听起来，好棒……”

“哎，这辈子，也算是忙够了。有机会，我也该歇歇了。”

李婧抿了口手中捧着的咖啡，已经有些发凉了。

“那你呢？你未来想做什么？”

王刚还没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他看了看手中的咖啡，又望向窗外。

“我还没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我希望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吧。”

“有意义的……事情。”

美好的时光总是如此短暂，王刚购买的三个小时的约会时间很快就过去了。黄昏的斜阳染红了天边的云翳，傍晚的凉风渐渐卷走夏天的闷热，预示着秋天的到来。

“时候不早了，我也该走了，今晚还有一个客人呢。”

“嗯，我送你吧。”

“不用不用，我自己打车去就好了。”

如果让下一个客人看到，有一个男孩子陪着李婧一起来，这单生意就悬了。

“那，我送你到门口吧。”

王刚先李婧一步推开咖啡厅的门，夕阳的余晖穿透咖啡厅门前种植的青松，被松针撕得粉碎，洒落在地上，和过往的行人们的肩上。

“那个，李婧。”

“嗯？”

“其实，嗯，有件事一直想和你说但又不敢说，不过，暑假也快结束，我也要远赴外地了。所以，我想今天和你说。就是……”

“停，先别说。”李婧伸出手，竖起食指，搭在王刚的嘴唇上，“有些事情，深埋在心里反而更美。说出来了，就破坏那种美了。”

李婧看了看远处的天空，夕阳的余晖逐渐消逝。城市，华灯初上，霓虹灯闪烁着红红绿绿的诱惑。更远处，缺乏装饰性灯光的旧市中心则是一片暗淡，仅有少数黑黝黝的楼房点亮了几盏灯，散发着惨白的光芒，诉说着生活的存在。

“时候不早了，我该走了。和你约会很开心，但你还是省着点钱吧，别约我了，毕竟你将来多的是用钱的地方。”

路边驶来一辆的士，是李婧约的车。

“我该走了。”

“嗯。”

“过来。”

“嗯？”

李婧见王刚没什么反应，便显得有点不耐烦。

“让你过来你就过来。”

“哦。”

王刚有点不明觉厉，但还是走近了一步。

“再过来点。”

王刚又走进了一步。现在，王刚已经基本上贴着李婧站着了，又是栀子花的香味。

李婧伸出手，抓住王刚的衣领，踮起脚尖，修长的脖子略微后仰，趁着他没反应过来，将嘴唇贴了上去。

温温的，带有一丝晚夏的暖意。

“第一次哦，好好珍惜。”

说完，便坐上的士，扬长而去。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王刚心理五味陈杂，不知道李婧到底是什么意思。连续几天，王刚都是夜不能寐。

“这是想和我发展长期关系的节奏？还是只是出于礼貌？”

王刚想不明白，有点期待，又有点落寞。

“但她都说了是第一次了，说明还是挺认真的吧。”

作为 18 岁的少年，王刚心里还是满满的恋爱脑。

“不行，还是得把她约出来，找她本人问清楚。”

王刚登录了维珍社交公司的平台，在搜索界面输入了李婧的名字，几秒后，搜索结果弹了出来。

“查无此人。”

弹出的搜索结果界面空无一物，屏幕下方，系统推荐了一排王刚可能感兴趣的女孩。

“奇怪，是我把名字输错了吗？”王刚对这个结果十分意外，毕竟，系统从来没出错过。

王刚又试了几次，反复刷新，仍然没法在平台上找到李婧。

“难道，她辞职了？”

王刚觉得不太有这种可能。虽然李婧曾经几次向他抱怨一些工作上不顺心的事情，但是王刚感觉李婧的口吻听起来都相当轻松，更像是开玩笑的感觉。再加上，这份工作的收入着实不菲，以李婧的状态和能力，几乎没有什么她能从事的工作，可以有着和成为租借女友相提并论的报酬。

而且，就算李婧要辞职，王刚觉得，她也不至于不辞而别。作为她的老主顾，虽然没能给很多小费，或者是送很贵的礼品，但好歹也一起约会了几次，作为熟人的话，也该是有点感情的，不辞而别也不太符合常理。

想来想去，王刚决定亲自去找李婧确认一下。但是之前并没有李婧的任何联系方式，维珍社交公司禁止客户和员工有任何私下的接触，一旦被发现，员工将立刻被开除，还将被要求支付巨额违约金。所以，一直以来，王刚都是通过社交公司的平台和李婧联系的。

“该怎么办呢？”一时间，王刚无计可施。没法联系上李婧，就更不可能约她出来。

要是知道一点李婧的个人信息就好了，这样就算是想办法去查询，也有所凭依。仔细想想，王刚发现自己对李婧真的知之甚少。她的联系方式，她的家庭状况，她的兴趣爱好，她的住址，王刚全都不了解。

等等，她的住址。

王刚想起来，有一次送李婧回家，送到了她的小区门口。虽然不知道具体的门牌号，但也许可以过去问问，说不定能有什么线索。

王刚打了一辆的士，来到了上次送李婧回来的小区门口。

王刚走到小区门口的岗亭。岗亭是全透明的有机玻璃，说是亭，实际上就是一个巨大的透明盒子，罩住里面的全天候为住客服的管家机器人，避免常年遭受风吹日晒，徒增维修

费用。

“您好，我是罗伯机器人公司出产的 J-3 型管家机器人，很高兴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呢？”

“我想找李婧，她应该住在这个小区。”

“好的，请问是门牌号是多少？”

“嗯……我不知道她的门牌号是多少，只知道她住在这里。”

“很抱歉，如果不知道门牌号，我将没法提供相应帮助。”

“拜托，我找她有很重要的事情。”

“抱歉，我的程序受《信息安全条例》的约束，不得投入住客的信息。”

“李婧对我很重要。”

“抱歉，我的程序受……”机器人还在重复着预设好的回复，但突然被内部程序中断了。

为了节省算力开销，机器人只会对频繁收到的关键词进行数据库检索。王刚第一次提及李婧的时候，这个名字被机器人的 NMS⁵ 程序过滤掉了。但第二次提及时，对李婧这个名字，机器人的注意力模块分配了足够多的权重，让它得以被 NMS 保留下来。这个名字被送到后台处理时，正好和一条超驰的指令相匹配，要求机器人做出进一步的确认。

“请问这位客人，方便透露一下您的名字吗？”

“我？我叫王刚。”

机器人进一步对收到的信息进行比对，发现与超驰的指令相吻合，便开始执行指令要求的行动。

“李婧前段时间从这个小区搬走了。临走时，她嘱咐我可能会有一个叫王刚的男生来找她，让我把这段讯息转交给他，方便出示一下您的手机吗？”

王刚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机器人将一只手移动到手机上方，和手机的蓝牙连接上，再将一段讯息传入了王刚的手机。

确认收到之后，王刚急迫地打开讯息，是李婧写给他的一封信：

王刚，你好~

看到这封信的时候，说明你已经注意到我不再继续为维珍社交公司工作了，也注意到我已经搬出了我住的地方。

其实还是有很多不舍的，这份工作给了我很多，但是很遗憾，看来我没法继续从事这份工作。同时，对我这样不辞而别，也感到有些抱歉，

我猜你一定会好奇，我为什么不继续从事这份工作。确实，这份工作薪酬高，工作环境好，强度低，而且对个人的提升也很有帮助。只可惜……我前段时间遇到了一些事情。

相信你应该听说过维珍社交公司新推出的约会 VIP 服务，简单来说，就是客人们可以支付更多的钱，在约会时获得更好的体验。当然，公司对于我们没有任何额外的要求，而是调整了手环的程序。毕竟，升级一个程序远比重新培训数以万计的员工来得经济实惠，

升级后的手环，在我们和 VIP 约会时，对 VIP 的行为约束会更为宽泛。比方说，之前如果客人们想和我们有一些肢体接触，我们是可以直接拒绝的。但是对于 VIP 来说，如果他的肢体接触没有非常过分的话，我们是不能拒绝的。否则，手环就会发出警告，亮黄灯或是红灯。

其实总的来讲，大部分 VIP 都还是善良的，他们购买 VIP 服务也确实是为了玩得更顺心。由于接待 VIP 客人可以获得更丰厚的报酬，员工们也会更热情为 VIP 服务，目的就是希望下次 VIP 还能选择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员工们也会在合适的范围内，主动和客人肢体接触。

但可惜，我还没法放得开吧。你知道，我对于客人是没有选择的权力的，平台会直接给我派单，

⁵ NMS (Non-Maximum Suppression): 非最大值抑制，是一种在处理信息是用来抑制相关性不大的冗余信息的算法

如果我不接的话，就会影响我的评级和薪酬待遇。前段时间接了一个 VIP 的单，其实从头到尾聊得都很开心，约会进行得也还算顺利，客人也没有什么非分的行为。但是到了临走告别的时候，客人尝试牵了一下我的手。那时候我没有什么心理准备，被他牵了一下手，突然有点不知所措，本能地把手往回抽。客人显然也觉得非常尴尬，匆匆告别完就走了。后来，我收到了平台的反馈，说是我的行为伤害了客人的自尊，要求我下次不能再有类似的举动。

也是，毕竟，会选择我们服务的客人，往往是在生活中情感生活不太顺利的人。本来就是想通过和租借女友约会好好体验一下情感生活，培养自信心的，结果反倒被我伤害了。

再后来，我接待了另一名 VIP 客户。晚上，他让我陪着他去唱歌。原则上，公司对于约会场所是有严格的限定的，KTV 显然不在其中。但是公司也是为了鼓励更多人成为 VIP 来增加创收，因此，对于 VIP 客人的约会场所，公司也相应进行了放宽。在 KTV 约会的过程中，他尝试牵我的手，由于有了上次被投诉的经历，我忍住了想要把手抽回去的念头。

估计是看我没什么反应，他又尝试把手放在我的腰上。这下把我弄懵了，之前没想过客人会做出这么主动的行为。又一次，我自我保护的本能占据了上风，下意识地扭动身子往左边移动，想要避开他尝试搂住我的腰的手。也是好笑，也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手环居然检测到了我的这个行为。估计是上次的投诉使得平台大幅降低了手环监督我的算法阈值，当我试图避开客人的手的时候，手环直接亮起了红灯。这也算是杀鸡敬猴了吧，直接亮红灯，想着把我唬到，之后就会安分地服务客人了。事实证明，平台成功了。那是我人生第一次手环亮红灯，我整个人直接懵了，一动不动。

客人看我默许了这种行为，便更加大胆了起来，劝我喝酒。我酒量特别糟糕，想拒绝客人来着，结果手环又亮起了红灯。对，你没听错，就是红灯。按理说，这种小事情用黄灯警告一下我就好了，但手环偏偏亮起了红灯。这也算是一种严厉警告吧，想要用如此严厉的惩罚，让我明白 VIP 至上的道理。毕竟，VIP 可是公司创收的法宝，得罪了 VIP，可是会让公司的股东们极其不高兴的。

一个晚上连续收到两个红灯，估计我也是创下记录了。在这种情况下，今年如果再来一个红灯，我这份工作就要丢了。那天晚上，我战战兢兢地陪客人度过了约会，撑着身子回到家里后，在厕所里吐了十几分钟，几乎是用尽全身的力气才得以爬到床上睡觉。

这样的经历实在太恐怖了，第二天起床后，思前想后，我决定拉黑那名客人。一打开手机，发现客人居然给了我一笔五位数的小费。金额之大，几乎赶得上我一整个月的工资。我心软了，想着我将来的希望开一家咖啡厅的梦想，我默默地关闭了拉黑界面，暗自决定，等着把钱赚够了，就离开这个公司。

第二次和他的约会是去一个高档的商场，客人无比慷慨，尽管我再三推辞，他依旧坚持给我买了很多奢侈品。晚饭后，客人邀请我参加和朋友的聚会。见面是在一家高端会所的小包厢，除了客人以外，还有他的两个朋友。酒过三巡，客人伸出一只手搂住了我的腰。他的两个朋友也趁着酒兴在我身旁坐下，一个人拉住了我的手，一个人伸出手开始在我的腿上抚摸。当时我真的被吓坏了，没想到居然有这出，慌忙夺路而逃，马不停蹄赶回了住所。是的，不出意外，手环又亮起了红灯，今年已满三次，我被公司开除了。

后来，我尝试向公司反映这件事情，但收到的回复都是“一切以手环的判断为准”，“我们无权干涉算法的判断”，“你可以拒绝客人的请求，但是不能伤害到客人的感情”诸如此类，没有一个人对我遭遇的事情提供任何的帮助。我想联系上之前的客人，请求他的原谅，可他也早已拉黑了我。也对，毕竟当着他的面跑掉，一定会让他在他的朋友面前极其难堪。

再之后，我也尝试向其它几个社交公司投递自己的简历，想要重新找一份类似的工作。但是，在得知我是被维珍开除的员工之后，无一例外，没有任何公司录用我。我又尝试在城区找一些其它的服务业工作。但是，大部分服务行业早已被听话又便宜、而且不会出错的机器人所替代。酒吧、KTV、夜店这类尚且需要真人服务员的地方，也由于我不能喝酒，没几天就把我扫地出门了。看来，新城区以及没有我的容身之所了。这里的租金太贵，我马上就要交不起房租了。听说旧城区的房租会便宜很多，适合我这种人的工作机会也更多。我决定搬到旧城区了，希望能够早日攒够钱，回到家乡开一家

咖啡厅。

现在想想，其实我们都只是被客人和公司异化的工具。一次又一次，我们企图反抗这样的异化，把我们当成处在感情中的人，而不是满足对方感情需求的工具。但一次又一次，我们又屈从于这样的异化，成为填平客人欲壑的尘土，成为公司盈利的提款机。

说了这么多，想来想去，还是不把联系方式留给你了。世界之大，没有哪个港湾会是永远的停留。也希望从今天开始，你能忘记我，继续你的生活。毕竟，对于你这样的才俊来说，未来的机会数不胜数，肯定能遇到比我更好的人的。

祝前程好运。

顺颂

时祺

李婧

2035 年 8 月 25 日

看完了信，王刚五味陈杂，一时语塞。维珍公司推出 VIP 服务之后，负面新闻接连不断。但面对巨大的创收，维珍公司一直到今天都还是保留了这个功能，其股价在这段时间也是近乎翻倍。由于公司的巨大影响力，政府对这样的事件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有任何作为。没想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了李婧身上。

几乎是出于本能，王刚立刻叫了一辆车，驶向旧城。跨过分割新旧两城的漫漫江面，黄昏的斜阳穿过的士的玻璃窗，随着的士快速行驶，斜阳被路边锈迹斑斑的路灯杆拦腰斩断，在王刚脸上闪烁。的士缓缓驶入旧城，路上的车辆越来越少，黑压压的大楼几乎没有一盏灯被点亮，如同鬼魅向王刚压过来。

唯一被点亮的，是无数霓虹灯的招牌。有些还很新，但大多数是店家用淘汰下来的霓虹灯自行拼凑的。廉价的酒吧、KTV、夜店，以及一些跨越灰色地带的洗浴中心……红红绿绿的光交织成一片网络，覆盖了道路和楼群，凭一己之力，点亮了傍晚时分城市的街道。

路边，佝偻蹒跚的老人挨家挨户寻觅着今夜的晚餐，无家可归的小混混开始在娱乐场所门前搜捕今晚的猎物，尽力谋生的打工人形色匆匆、内心只有存款和首付、想着何时才能搬出鬼魅般的旧城。人行道上，人们摩肩接踵，混迹在一起，斜阳照在他们的脸上，竟无一丝波澜。

的士继续向前行驶，载着王刚，连同这片城市和生活在里面的人们一起，被吞没在亘古不变的夕阳里。

曾子尧

2021 年 9 月

著于上海